

香艳浪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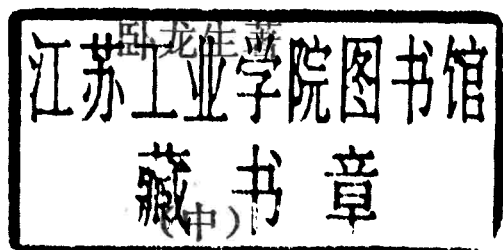
〔台湾〕卧龙生 著

中

贵州人民出版社



香艳浪子头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王才禹

封面设计：刘正黔

香 艳 浪 子 头

卧龙生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湖南省慈利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350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0—15000册

ISBN7—221—03364—1/I·546

(全套三册)定价：(上、中、下)17.80元

《香艳浪子头》内容简介

好美呢！

禹仲秋看着那半裸的女人在他眼前扭摆、跃动……

喔！好香呵……

有几个男人在这种场合下能坐怀不乱呢，禹仲秋也不例外，他色迷迷地走近前去，伸出双手搂向那半裸的女人一同倒向了黑暗……

在玄天绝剑为祸江湖灭顶之时，禹仲秋从他胸前抽出了带血的剑。

不远的地方站着阿红和阿冰两位如玉的姑娘。

当禹仲秋向她们走去的时候，只听见“色狼！”丽影便已消失。

禹仲秋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然后朝着她们消失的地方追去。

缘份是上天安排的，禹仲秋一路追寻，一路风流。

他到底又碰到了什么，请读者随同此书一起乐趣，一起诙谐。

目 录

(中)

第十四章	纵酒戏蝶	(1)
第十五章	幽园探隐	(22)
第十六章	剑霸遭囚	(41)
第十七章	威慑瘟神	(56)
第十八章	跟踪追击	(74)
第十九章	剑拔弩张	(92)
第二十章	群魔聚会	(98)
第二十一章	误中迷毒	(105)
第二十二章	身陷囹圄	(119)
第二十三章	义救情郎	(128)
第二十四章	强龙脱困	(134)
第二十五章	怒诛魔凶	(149)
第二十六章	恶贯满盈	(161)
第二十七章	觅踪寻仇	(172)

第十四章 纵酒戏蝶

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纸一张。禹秋田感到一阵迷乱，激情的吻上了她灼热的樱唇。

四野无人，偌大的逸园静悄悄，良辰美景孤男寄托女，百无禁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发乱钗横，罗襦半解，羊脂白玉似的酥胸，足以升起熊熊情欲之火。

禹秋田已不克自持，本来就有意撩起这荡女的情欲之火。绵绵的亲吻，从颈下延至醉人的酥胸。

罗襦轻解，她快要成了不设防之城。

九曲桥的中段，传来一声轻咳。

她极不情愿地急急掩上衣襟，急急掩住了裸露的酥胸玉乳。

“云英……，你……”她一面掩襟，一面坐正身躯急怒地娇叫。

“不是郑小姐。”禹秋田也急急坐正身躯低声说。

是一位俏丽绝世的少女，穿一袭翠绿色衣裙，刚发育成熟的胴体，绽放出醉人的青春气息，完美而不夸张的动人曲线动人情思。

她已是成熟的女人，与这位俏丽绝世的少女相较，不免差了点份量。青春一去不再回，成熟的风韵当然也为她增添了另一种颜色；一个青春少女，缺乏的就是艳冶风

情。

禹秋田从少女的羞红面庞，与明眸中流露的怒意，已经明白少女已经目击了所发生的情景，看到了两人亲狎的恶行恶像。

“你是什么人？”郎秀英恼羞成怒，恨死了这不知趣的少女，破坏了她意乱情迷的享受，跳起来大发雌威，一面慌乱的整理凌乱的衣裙。

“我来找这座花园的主人。”少女等两人整理妥衣裙，这才慢慢接近：“这鬼园楼阁甚多而且分散太广，人躲在这里，人手少真难搜得出来，所以我要找人问。”

“该死的小贱人，你撒野到私人内眷地来了，真不要脸。”她暴怒的向踏入阁门的少女冲去，脚下轻灵快捷：

“你偷看这种事未免太早了些……呃……”

她真该从少女的口中听出危机，便不至于毫无戒心暴怒地冲上挨少女的耳光了。

禹秋田虽然一度情不自禁陷激情内，郎秀英投怀送抱主动积极的激情，与完美诱人的胴体，的确让他有点把持不住，虽则他是有备而来，也不由自主动了情欲。

但他是清醒的，激情因外界的打扰而倏然消退，暂时被情欲迷失的灵智陡然恢复清明，已看出这位真的丽质天生、国色天香的少女，来意不善，不是寻常人物，一怔之下，反应慢了一刹那，无法及时阻止郎秀英冲动，一把没抓往，郎秀英已在泼辣的挖苦咒骂声中，冲出举手冒失地一耳光掴出。

噗啪两声怪响，有人挨耳光和受到打击。

郎秀英出手非常的快，但少女更快，真有如电光石火，

根本就不招架郎秀英搥出的纤掌，斜身切入小纤掌首先在郎秀英仍然酡红的左颊挥了一掌，再反手一掌劈在右耳门上，像是同时击出。

郎秀英即使是身手超绝的女英雄，在毫无防备之下，那禁受得起劈掌的耳门重击？呃了一声，扭身摔出丈外，扭动了几下蓦然昏厥。

禹秋田吃了一惊，少女出手之快与热辣，赫然有精练名家的声势，劲道收放自如，小手挥动有如舞蹈。揍人的动作居然有美感，委实令她悚然心动。

强烈的戒心刚兴起，少女已找上他了。

“你更可耻可恶！”少女声出人动，倩影近面压倒，似是一道闪光，纤掌光临他的左颊。

此时此地，唯一正确的行动是反击。但他不能反击，还不知对方的来意呢！

间不容发地向下一挫，先躲闪再说，知道少女出手的速度惊人，他掏出真才实学加快速度躲闪。

少女一掌落空，蓦然一惊，脸色一变，如影附形用上了惊人的身法与速度，连发三掌。

禹秋田虽知少女身怀绝技，但没料到少女会突下重手，双方素不相识，并无宿仇旧怨，敌意未明，按理不会立下重手施展绝技的。

他料错了，第一掌便被击中，猝不及防，心理上没有任何准备，一股狂飙似地暗劲一涌而至暗劲的力道中心足有三寸圆径，远在丈外击中他的左肩胛骨。

他如受千斤巨锤狠撞，惊叫一声，身躯加快前冲，轰然大震中，撞毁了一列大排窗，飞出阁外去了，随着飞扬崩向的

木材。摔落布满荷叶花苞的荷池，压毁了一大片荷叶，水花一涌，直沉池底。

“咦！怎么这样巧？”少女到了破窗前，讶然自语，盯着仍在动荡的池水残荷发怔。

按她出掌的方法估计，禹秋田是左右不规矩地闪动地，如被击中只能前冲下仆，绝不可能被打飞。如果真的被打飞。那就表示禹秋田恰巧改变左右闪动的身法，改为向上纵跃，所以少女说怎么这样巧。

人被击中跌落池中，是无可置疑的事。

她心中一急，立即解腰带，想卸除长裙以免碍事，明显地要跳入水中救人。

真不妙，刚解了绣带结，下面荷叶移动，“忽刺”一声水响，先是一道速度惊人的水箭喷中她的右肋，浑身一震，眼中瞥见水中有物跃出，湿淋淋的手脚已像八爪鱼似的抱缠着她，冲势猛烈，随势摔倒。

从水中跃起的是禹秋田，头一出水便喷出水箭，他也用了真力以牙还牙。

抱住人奋身一滚，水声轰然滚入水中，

郎秀英昏倒的水阁中，耳门一击如果劲道稍重些，这辈子也算是完了，不脑死也将变成白痴了。

同一期间，千幻夜叉与北人屠，藏身的一家巷底贫户，简陋的堂屋中气氛一紧。

两人以为很隐秘，贫户来了两个穷亲戚，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没料到仅平安过一天，次日一早便有人找上门来。

不速之客是中年美妇，堂而皇之公然推门而入，门外留

下一名健壮的随从打扮中年大汉，堵住了大门像个门神，谁也休想擅自出入。

两人正在堂屋中与宅主人闲聊，正打算外出活动，突然发现有人排闥直入，吃了一惊。

看清是中年美妇，两人心中一宽，不由暗暗佩服，做梦也料不到两个单身女人，竟然能毫不费力的，紧跟在两个成了精的老江湖身后，紧蹙不舍能有效地主宰他们的明暗行动。

“贱妾是专诚来向两位道谢的。”中年美妇笑吟吟的表达来意：“贱妾姓梅，偕同姨侄女在蚌埠集小作停留，无端引起歹贼的骚扰。如无两位及时示警，恐已遭到不测了。”

“江湖人有时兴之所至管管闲事，算不了什么。”北人屠不再隐瞒江湖人身份，客气地说：“梅姑娘请坐。客居不堪待客，休怪简慢。”

“谢谢。”梅姑娘道谢落座，主人知趣匆匆告辞返回内室。

“其实，在下与那位鹰扬会的副会主八表狂生，往昔曾有些小过节，只是不便计较而已。向两位示警，并非出于有心，因此请勿放在心上。”

“江湖上恩怨分明，贱妾深领盛情，请问两位尊姓大名，尊号可否见示？”

“非常抱歉。”北人屠婉拒，他的确不曾打听对方的来历，此时此地，他怎能暴露出身份？

“倒是贱妾冒昧了。”梅姑娘歉然地说，她自己仅通姓而不露名：“如果贱妾所料不差，这位爷必定是易锬而笄的姑娘。”

她抬手微笑注视着千幻夜叉，语气肯定自信。

“前辈高明。”千幻夜又暗暗心惊，不自禁尊称对方为前辈，间接承认年纪轻轻：“晚辈对易容术颇具信心，仍然难逃前辈法眼。”

“姑娘的易容术出神入化，但那晚示警的嗓音，让贱妾敢于大胆揣测而已。请问两位，是否也为了那位狂生而来？”

“并不专为此人而来，顺便而已。”北人屠说：“如果意在报复，他绝难活着离开蚌埠集。自从揭破他的毒谋之后，我们便不再留意他了，猜想他会追查揭破他毒谋的人，因此我们躲在客店三天足不出户，目下，他该已到南京啦！”

“他到了此地。”

“什么？”北人屠吃了一惊：“他跟踪我们来的？”

“两位示警后离开时，已落在贱妾的人眼下了，所以知道两位的动静。那恶贼比两位晚到半天，他有三个人，根本不知道两位的底细。”

梅姑娘辞出，带了随从地走了。

“这女人到底是何来路？对鹰扬会毫不在乎，暗中有人保护，咱们也算是栽了呢！”千幻夜又不安地说：“老褚，咱们是否该迁地为良？”

“有些必要。”北人屠也有点惶然，道：“自始至终咱们皆在她的耳目监视下，我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不必操之过急，晚上再离开。走吧，咱们到客店留意他那位小丫头的动静。”

“他怎能带一个小丫头在身边？真是的！”千幻夜又翘起小嘴嘀咕：“那多不方便，除非他……”

“你可别歪处想，女人！”北人屠怪腔怪调：“上房通常都分内外间，你总不会认为他们睡在一张床吧！女人就会

胡思乱想。”

“去你的，你想挨揍是不是？”千幻夜叉像踩了尾巴的猫，跳起来大发娇嗔。

“呵呵呵……”北人居用怪笑作答复：“就是他们……那也不关你的事呀，你……”

“你要死。”

砰一声响，湿淋淋曲线玲珑引人绮思的胴体，被扔倒在如茵的绿草上。

盛怒的禹秋田，怒火正要爆发，陡然脸一红，急急转身怒火徐退。

少女夏冰所穿的绸制衣裙，怎禁得起水浸，真像出水芙蓉般有极高的可观性，几乎原形毕露，保证可以让年轻小子百脉贲张，充满无穷诱惑力，什么事故都可能发生，且有爆炸性的魔力。

少女当然知道自己的处境，已惊得六神无主，尤其是曾经看到禹秋田与郎秀英调情的情景后，自下她必须面对一个可怕大男人，四周寂静杳无人踪，求救无人，想起来惊得浑身发抖，她已经无力对付这个如狼似虎的可怕色狼。

但一看禹秋田窘急的转身，她心中一宽，也感到惊奇，大概这个色狼被水泡得恢复人性了。

“你居然突然用绝技向一个陌生人下毒手。”禹秋田眼中不再触及令他心跳加快的诱人胴体，怒火再次上升，咬牙沉身说：“该死的小女孩，你用什么鬼掌功向我的背部攻击？”

“我……我我……”

“我怎么啦？该死的，你已经不算了，你知道内眷私室

会发生什么事，你简直厚脸皮。你那一掌几乎要了我半条命，我不饶你。”

“不能全怪我。”少女见他始终不曾回头，忘了自己春光半露的诱人情景，胆气壮了些：“你的闪避身法，快得像鬼魅，可知你已运功施展，禁受得起重手攻击，你不怪自己学艺不精，反而怪我……”

禹秋田火冒三丈，倏然转身。

少女一慌，惊恐的闭上眼睛。

他火爆会解了少女督脉禁制，盛怒中，少女美丽诱人胴体，已不再造成他的心理压力。

“你准备。”他跳起来大叫：“看到底谁学艺不精，不揍你个半死，于心不甘。”

少女爬起来，瞥见自己妙相毕露的光景，羞急得急忙背转身，浑身发烫，但终于定下心神，吸口气压下心潮，略活动手脚，丹田气上重楼。

禹秋田也聚气行功，碰上劲敌，他也不敢大意。本来，少女那一记连环三掌，依他的估计，不可能击他迅捷如电目力难及的闪避身法的，却明明白白挨了一掌，可知少女的修为是如何惊人了，怎敢大意？

身后传来少女的冷哼声，他警觉地转身。

少女动人的身影，又让他脸红耳赤，这光景那能交手？他能向那一部位出手攻击？

少女也脸红似火，紧咬着银牙，一声娇叱。纤掌疾吐长驱直入。

压力奇猛的无形掌劲先及至，他扭身招发金丝缠腕猛扣手腕，同时切入一腿急扫。

攻双脚似乎是最佳的部位，与女人动手的确可攻的部位不多，手脚是最佳的目标，他上下齐至夹攻手脚，保持君子风度。

少女滑溜如蛇，缩手收脚轻易地避开他的反击，再一声娇叱，纤指似乎平空暴涨，五指已光临他的右肘。反应之快，无与伦比。

搭上手各展所学，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狂野快攻，每一招皆半途诡变，因而根本无法看出招式，只看到人影急剧的闪烁，手脚已难分辨形影，完全是一场神意的搏击，攻招化招已经不重要了。

两亩大的如茵绿草坪遭了殃，被践踏得面目全非。

劲道逐渐增加，逐渐打出真火，年轻气盛，求胜的心切一发不可遏止。

禹秋田缠斗了三两百招，终于，他抓住了切入贴身的好机，一肩错开少女扣喉的手，身形疾转，反贴上少女的右肩背，大手一抄，便按上少女的右腑，四指触压着柔软的乳房，左手一挥，托住少女臂部大喝一声，将人抛飞而起。

少女的胸部被手触及，不由自主浑身一震，还来不及有所反应，身躯已被抛起。

已到了草地边缘，砰一声摔倒在一座花台的台基下。

禹秋田快速冲到，却突然刹住脚步。

“爬起来。”他捏紧了大拳头，怒容满面摇着大拳头吼叫“我要揍得你服贴为止，免你自命不凡任性胡为。”

少女狠盯着他，猛地飞跃而起，斜飞出两丈外，防备他在跃起的刹那间重手抢攻。

禹秋田并没乘虚攻击，站在原地拉开马步。

“你的确很了不起，而且非常了不起。”禹秋田有点心惊，脱口称赞：“精力耗损了五成以上，竟然能飞跃出两丈外，难怪你任性胡为，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走吧！”

“我……我要……”少女一愣。

“你什么都不重要。”禹秋田抢着说：“到此为止，赶快走，你看你这鬼样子，还想逞强动手动脚？玲珑透凸羞都羞死了。”

他扭头想走，摇摇头苦笑一声。

“站住！”身后传来那少女沉静的冷叱。

他沉着地转身，脸色一变。

少女坐地草地上，双手相合，掌心有一把绿草，乌溜溜深潭似的动人明眸不再诱人，放射出阵阵奇异的冷电寒芒，有如来自地狱深处的魔鬼眼睛，那股妖异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激体虚脱。

他一拉马步，虎目中神光湛湛，吸口气心神凝合，屹立如山双手在胸间上下相错，掌心微向外张，青衫的衣袂无风自摇。

他是行家，知道他已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笼罩住，无穷大的压力，正向他压榨、收束、撞击，而力源发自少女心神。这相距的三丈空间内，这种力量的能量十分惊人，如果他抗拒不了，刹那间便会脱力瘫痪；甚至会成为一具死尸，让发现的人认为是暴毙的尸体。

他承受得了这种可怕的压力，心神与躯体已凝结成一座撼动不了的山狱。

少女湿淋淋的头发，由于发髻半散，散发开始飞扬，脸上的肌肉不断呈现收缩、松弛、绷紧、扭动等等形状，令人

看了心中发毛，美感已完全消失。

片刻，他身形一晃，马步一挫，脸上的肌肉也出现扭曲的线条。

禹秋田坐下了，虎目中的疲态一扫而空，散发出更凌厉的神光，脸上的肌肉停止抽动了。

少女星目乍张，双手向外翻吐。

一丛绿草破空而飞，每根草似乎已化为无坚不摧的利箭，更像是一群流星，向禹秋田集中汇聚，天宇下，充满了动人心魄的隐隐风雷声。心虚胆小怕鬼的人，听到这种呼啸声，必定为妖风大作鬼哭神号。

禹秋田的双掌，也向外一翻，左右推拿时张时合，草叶接近至三尺外，急速的直射改变为斜向飞行，最后绕着他的身躯急剧飞舞。

一声冷叱，他双掌向左一推。

八方绕圈飞舞的草叶，像一群活物，或者像有组织的蜂群，向三丈外的花台激射，整齐有序极为壮观，神奇得不可思议。

砰然大震中，花台上的花草树叶纷飞，像被狂风所推，一扫而空。

一声沉叱，禹秋田右手双批戟指虚空疾点。

少女身形一闪，突地失踪。

禹秋田身影，也一闪即逝。

荷叶阁中，郎秀英正慢慢醒来。

少女斜躺在一座花棚下，斜倚着棚柱脸色苍白，衣裙紧贴着含苞待放极为动人的胴体，英风早就消失无踪，天真可爱的神情一扫而空，换了疲态毕露，楚楚可怜无助无奈的神

情。

禹秋田站在丈外，冷冷的注视着她，呼吸有点不稳，浑身大汗青衫也紧贴着身躯，温文公子的外形消失了，像一头凶猛的猛虎，注视着瓜下战栗的羔羊。

片刻，凌厉的眼神消失了。

少女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她真的害怕了，只要禹秋田迈向她伸手，她……

“怎么回事？”清醒的郎秀英惶然问。

她发觉禹秋田正抱着她，沿九曲桥向岸上走。禹秋田身上水汗淋漓，疲态明显。

“碰上女鬼。”禹秋田笑笑，笑得勉强。

“你……你身上……”

“我跳水逃走。”

“哎呀！”

“你被女鬼打昏了，我不得不引她走。”

“女鬼？那小女人是女鬼？”

“是呀！女鬼千变万化，所以才变化为美丽的小女人，在池荷里她奈何不了我，因为她不是水鬼。哦！你不要紧吧？”

“头还有点昏沉沉的。”

“很好，秀英，逸园不能逗留了，我怕那个女鬼，再找神通更大的鬼伴来作祟”禹秋田故意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也有所顾虑：“到你家去好不好？”

“不，我……我到客店找你。”郎秀英忘形的抱住他的肩头，贪婪的献上热烈的香吻。

“你脸皮真厚。”禹秋田半真半假将她推开，“客店人